

方之中文集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小说

《花家冲》^①

自序

—

几句忏悔的话

如果人格的确是真诚得

没有一点坏处可以寻找出来，

那末，整个世界都得去赞扬傻子；

因为他织成了梦境去迷惘他们的思潮。

如果明天太阳忘了

去投射它的金霞到地上，

那末，整个世界都得去祝颂傻子，

及他的灿烂的，赤金色的迷梦。

——高尔基《夜店》

^① 《花家冲》为作者于三十年代在上海龙马书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。集中包括《捕龟者》等小说十篇。

二

我是一个未习惯理智地俘虏生活的人，同时我觉得除十足变态外，常态的感情，是伴着理智而生。因而感情与理智的界碑，是不能截然对立的。“世纪末”，欧洲一部分文豪之被称为神经质者，特由于他们理智的敏感，使他们的情感之火投射到常人所想象不到的另一世界的原因。你能说王尔德的小说和戏曲，琵亚词侣的图画，以及尼采的哲学，波特莱尔的诗歌，在当时全是颓废的梦幻的疯狂，全无积极的人生肯定的意义吗？

新“世纪末”的巨浪又震撼了我们的神经的纤维，因而理智与情感，也像脱了轨道的星球那样激越，尤其当“九·一八”这番飓风扫荡之后，更觉精神的、身体的安息是生之罪过！至于“寄沉痛于幽？”的人们，只要他在“幽间”中真正“寄”托了“沉痛”，我们似乎不必过分地苛求他，甚而至于反对他。因为到罗马去的路不只一条。

三

我不敢私有着悲哀，也不敢私有着欢喜，更不敢自作聪明地有“上帝创造万物”的野心，我的写作的动机，正像写信给高尔基的那个十七岁的劳动者一样：“在我这儿有很多的印象，不能不写它。”在这几个短篇中的主人公，有的是我自己，有的是社会上活生生地存在着的人。关于我自己呢？半生的发展的过程，以及现在的处境和憧憬，我全毫无夸张地也毫无讳藏地提供出来。关于社会上那些人物，他在我心底喘息着，同时也在社会上奔跑着。假如读者要与他们握手言笑，那就请留意你们日常接触的一切。

在技术上我是十足地失败了。虽然我算“痴长”了将近三十年，在文艺圈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岁月，然而把过去发表的作品拿来一看，却比现在更幼稚可笑，于是索性把它火化了。现在收在这集子里的自然仍是幼稚可笑，但我希望人们原谅，原谅我这一辈子写不出好文章来的人。

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

因为我不曾读过“创作经验”，也很少亲近“作家卷记”，作品是真我的造作，我希望发掘出一种新的东西，因此，我对题材处理的态度，是全凭我自己的抉择，以作刻画的重轻；成功与失败，全扔在希望圈外。这样，便造我深重的罪孽了！

但我得声明一句，由于我心火太旺，致与冷空气不相调和的缘故，就中有好几篇简直蜕变了原形。例如《花家冲》与《第三号司阍捕》两篇，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，这在读者的神经末梢上，大概可以感觉得到吧。

作者

1935年8月

捕 龟 者

秋天早晨的晴空，整幅绿油油的软缎上缀着一个火球，光波幅射到一座希腊式大厦的塔尖，也透射到在一股细流中蹲在破船上屠杀乌龟的王老四。

河，宽不过五丈，水是五彩的：碧绿，橙黄，灰白，深黑，……浓得带有粘性和碱素。它的发源地是从大都会的脉搏上舒舒地，迂回地流到河内，流到船边，分泌了的汁液，寄托着两种生命：一是鱼鳖乌龟，一是以捕鱼鳖乌龟生活的人们。

小木船，有如沙滩上沉睡的鳉鸥，但都是残头的，缺尾的，周身的骨节，只要用力一跳，就会完全解体似地；然而它却是一群绛色的老幼男女的生财——也可说是活命的全部。船头是工作场，中舱是卧室，艄尾是灶火间，靠近中舱几块凹凸不平的甲板上是小孩子游戏的地方。他们最忙的时间是早晚：晚上要捕龟，早上要赶街。上街卖的龟，照例是要剥去壳和板，因为板又可卖给药店制药。所以每天得趁早起床，剥去了壳和板，再搛上街去赶早市。

十点钟左右，他们先后地从街上回来，随带的有油、盐、米，和小菜，至于龟肉，虽说是自己生产的，却不曾妄费一只，除了喜

庆之外。

每到这希腊式的大厦里传出早祷完毕的钟声以后，船上的妇女们就烧饭，男子们便翻动晒在河沿上的龟板或整理捉龟的器具。就这样，他们习惯地生活着，机械地动作着。虽然这种生活异常清苦，但不像打鱼的今天要税，明天要捐，而且工具简单，成本低廉。同时因为这儿是肮脏区域，蚊虫的王国，除了必须经过的人，——如从希腊式大厦吐出来的人掩鼻而过以外，很少有人光顾这里。于是在这鳞栉的破船上，仿佛成了一个水上的村庄。

这一天是王老四的五十岁生日，他准备庆祝一下，早上就叫儿子卖了龟顺便买二十个铜板的猪肉和十个铜板的老酒，再杀两只肥大的乌龟，这是老头儿的寿筵，虽然这样的菲薄，还是他从闸北的房子被毁后迁到这里来的第一次。

儿子去后，王老四就把昨天留下的两只肥龟开始劈剥起来，在船头上。

教堂里钟声响了，无数的善男信女从张开的大口里拥出来，蜿蜒地，倏而东一群，西一堆分开去。约莫四五个人走到河沿上来了，步履声惊动得麇集晒在河岸上的龟板上的苍蝇骚动一阵。王老四把血手按住拼命挣扎的龟，抬头顺着骚动的苍蝇处看去，教徒们仍旧掩着鼻，用敏捷的步法跑过去。最后的一个，他也掩着鼻，但他站着，他瞧一瞧王老四手下血淋淋的龟，又瞧一瞧晒在河岸上的龟板，眉毛一皱，似乎要说什么，但那白手帕掩盖下的口唇里又没漏出一丝声音。王老四的下意识是：

“要买龟肉吗？——不，不，这个教会的人是不吃龟肉的。”

他自问自答，一直目送那个教徒折回那所高大房子里去。

儿子和着卖龟的邻人一道回来，欣喜地把小篮里带来的菜

放在甲板上。王老四一面洗涤手上的血，一面告诉王四嫂龟的烹饪方法。揭开酒瓶，芬芳的酒香袭进王老四的肌肠，咕咚！他喝了一满口。

这时人们有的在岸上翻龟板，有的在论价钱的涨落和市秤的大小。王老四倒底是生辰，百事都让刚满八岁的儿子去做，自己则坐在甲板上抽黄烟。

岸上来了三四个人，一个是刚才来过的，还有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，他们俩是一样的装束：黑礼帽，黑礼服，胸前挂着一块方形的白布；外国人还戴一副白丝眼镜，深蓝色的两颗瞳子，在窝陷的眼眶里不住地滚动着，滚过那些龟板和轰轰的苍蝇，又滚过那些破船和破船上的人们，他摆一摆头，移动嘴唇上的手帕对同样装束的中国人说了些什么。

“难道你们没有别事可做吗？”

吃了外国人的教，就变成了外国人的神气——那个中国人这样斥着渔夫们。

各船的人都一致地惊奇，尤其是王老四的五十岁的寿诞突然来了外国贼奴的吵闹，他着实有点不高兴，绛色的面上是木然的。

外国人又噜苏了一阵，狗吠一样的。中国人继续说：

“你瞧，这鲜血淋淋，多么残忍！”

船上的人都把眼睛向着坡上那些家伙呆望着，但不说话。似乎在希望谁来做对抗的勇士。孩子们也是睁开眼缝遮过一半的眼睛望望这个，又望望那个，仿佛又惊又喜这些陌生的味儿。

王老四想尽量抑制少年时的心火，特别是寿诞应当让它平安地过去，于是，他抹一抹皱额上冒出的汗意，又掠一掠欲竖的胡须，狠命地抽着黄烟，把奔腾的恼怒压住，可是他脑幕上又浮

现了一段惨酷的事实，事实是这样的：

“一·二八”的战火，把他在闸北开设的烧饼店也烧光了，他的大儿子给日本兵掳去后杳无音信，他和小儿子、老婆，三个人逃到租界上足足地做过一个多月乞丐，战终，他们想回到闸北仍理旧业，可是原地只剩一堆残灰和几片灶火砖。后来还是老婆子在外婆家借来几块钱，买下这只破船来讨生活。因此他一想到从前的景况和他的大儿子，就想到东洋贼佬的可恨，不单是东洋人，连西洋的高鼻子、蓝眼睛，仿佛都是他的仇人，特别是那些传教士，因为“一·二八”战争，听说是外国和尚惹出来的大祸。

“喂！怎么不响？难道你们没有耳朵吗？”

着黑衣黑帽的中国人挥手顿足。

这句话落在王老四的心地上，顿时火花一飞：

“干你们什么事！——我们捕我们的龟。”

“干我们什么事？你可知道这是我们教堂的门前！”

“教堂门前，——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，我们又不是你们的教徒！”邻船一个汉子说。

“乌龟害了你们什么？……你们真凶暴，你瞧，它头缩在一团，多么残忍！”那人指着王老四刚杀的两只大龟说。

“因为今天是老头子的生日，所以才杀的。”王四婆从艙舱里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这是罪大恶极的！不是说今天，我们的牧师希望你们以后再不要杀！”

“我们顾得到罪恶，就活不了一家性命啊！……可是世界上更凶暴的人还多着呢！”又一个捕龟的伙伴说。

“杀人的那才凶暴啦！……牧师们何以……”那个汉子悻悻然。

“别同他们说那些！这些东西晓得什么！……傍虎肆威的家伙。”

王老四说完，砰的放下烟袋，拿起水壶舀取河中的黑水，凑到嘴上咕噜咕噜地喝，喉节一上一下地，下去的是黑水，上来的似乎仍旧是怒气。

“傍虎肆威的家伙”这一句话，把那位中国牧师的帽子都打得一闪，他连忙又和外国牧师叽咕什么，左手的食指在不住地向王老四点动，在他们的眼中，似乎王老四是顶值得注意的人物。

“我们纵不说，公安局也要干涉的；你看这么多蚊虫，不是妨害了公共卫生吗？”

同来的另一个中国教徒带着威吓式的劝勉。

“讲公共卫生，我们就饿死！而且这里又不是街面！”又是一个捕龟人。

“难道别的事不好做吗？”

“做什么？——做生意没本钱，做盗贼怕吃官司！”

外国牧师向中国牧师摆出一张恶脸，撅一撅嘴。中国牧师的吼声：

“你们这班蠢东西！好话开导你们是不信的，三天之内，请你们看看颜色！”

说完，三个人冲冲而去。

“仗着洋鬼子的势力，欺负中国人，卖国贼！”

“看颜色，再来老子做他！”

陪着的是些呆望他们离去的恨眼和咒骂。

秋阳的热力蒸发着岸上的龟板和河中的黑水，龟板和黑水发出一股令人窒闷的气味，同时热力也在每个捕鱼者的心池中蒸发着，蒸发着，只等待爆发的一天。

三天过后，这河岸上耸立着一块木牌，像苍蝇齐集龟板上般的一群人在读那上面的文告：

“……本埠……一带，停泊小船多艘，平日专以捕杀乌龟为业；秋冬之交，宰杀尤甚，每见屠杀之际，劈壳挖肉，鲜血淋漓，头足缩成一团，历多时犹能作伸张之状！查该物既无害于人群，亦非佐食之品，乃一般无知愚民，竟以渔利之微，丧尽天良，出此毒手！……现值酷热将过，一任其血肉狼藉，蚊蝇丛集，更足以妨害公共卫生。……仰各该船船主，克日停捕，改业为良！如敢故违，严惩不贷！切……”

一个年老一些的人，嗫嚅地读完了又加解释。“‘冠日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不懂这两个字。

“不是，——‘克日；’……就是即刻的意思。”眼明一点的一个年青人解释。

“啊！……叫我们马上不干吗？”

“不干！——饿死吗！”

“要我们做其它的活啦！”

“什么活好做？——打鱼没本钱！做工又没有雇主！”

王老四又想到房子的被烧，大儿子的惨死，外国贼奴的可恨。——

“要是东洋鬼子不烧掉我的烧饼店，……哪会做这种买卖！妈的！现在还有什么活好做！……”

“老头子！过去的事别想了吧，……你去想想别的法子，反正这种生意也养不活我们呢？”王四婆的话。

“有什么法子可想？连你借来的钱还没有还！”

一阵人的骚动，接着是龟板上苍蝇的骚动。

胆小的人有些瑟缩：

“那么我们就把龟板收起来走吧！”

“怕他干什么？再来老子揍死他！”

这意见一提出，大家都热烈的赞成，这热流融化了瑟缩的心理，增强了生之意志；尤其是王老四从“一·二八”事变以来，不单在面部上增多了经验的皱纹，而且在心头上加厚了无名的野火，因此他对这个意见，赞同得特别起劲。只有王四婆在劝老头子“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”。

又是一个早上，欲云不雨的早上，卖龟的一群刚回来。

柳荫中一大群人影出现了，慢慢地，由远而近。前面走的是那位中国牧师，后面跟着十来个荷枪上刺的公安兵士，刀上的寒光，向着捕龟者一群的头上飘袭。

“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野东西，说好话你们是不听的，得给点辣味儿你们尝尝。”一个兵叱咤着。

“……我们不吃饭吗？”王老四的回答。

“就是这个老鬼顶讨厌，——把他带起来！”

中国牧师指着王老四说。

王老四给人抓住了，但他泰然。

“仗着洋鬼子的势力欺负自己人，汉奸！卖国贼！狼心狗肺……”一个毒骂。

“去！我们大家去！”一阵狂吼。

闹声逐渐低了；人是蜂拥地，随着王老四和兵士们向着大都会的道路上疾驰而去。……

诗 人 画 像

乍晴的春阳就有几分热力，它透过斑剥了的红栏杆轻吻着绿色的铁纱窗，温意在一间小屋子里蒸发着，温情则在一张短榻上的厚被子里缱绻着；——这里睡的是一位诗人和他的夫人曼丽女士。

桌上的闹钟在拼着它的生命力嘶叫着。

曼丽挣起一看，时针指上12了。她披衣下床，顺手拿起木梳理了一下头发，便开房门。

清风从门开处袭来，给满屋子里酒意烟味都驱逐了出去，又从角落里回拂过诗人的浮着汗意的额上，诗人朦胧地吃了一惊，感觉到头脑和躯干有些不匀调的舒畅。

他无语地斜坐起来，身体似乎疲乏得很，从那双惺忪的眼中望去，是睡眠不足，他伸手燃了一支烟，又在沉思什么。

八字须的画家，是按时必到的不速之客，当他一踏进门——“你真是不懂‘新生活’的腐化分子，——睡到这时还不起床！”

“……你才是不晓得‘新生活’的大傻瓜！”木然地。

“昨晚又光顾了回力球场？”画家笑着问。

“输了五块——我们买的是蓝队，偏偏出的是红队！”曼丽

答，——很流利的。

曼丽这时洗过脸，开始化妆了：雪花粉，香水精，胭脂，口红，有条理的在涂抹，紫罗兰色的绸旗袍的下端，在黑的发光的高跟鞋沿上扫拂着；这与诗人对比起来，诗人就减色多了，——诗人两鬓垂下的长发，几与好久不曾剃过的胡须做了眼鼻的环圈，瘦削的面孔上突出着两道颧骨，据说这是两道傲骨，也就是他命运的游戏场所。

现在他的全部生活也仿佛随着命运游戏了：有钱的时候，不上回力球场就上跳舞场，没钱的时候，就蹲在圆桌上自个儿摆着扑克，“福尔号”，“大红顺”都归他独得。他不大写文章，他觉得这都是些骗人的东西，他虽不否认艺术之于人生是有意义的，但他反对闭门塑成的东西，有时他写好了一点稿子将付邮时，他又从筒边拿了回来，他觉得纵使投到某报去，编辑先生会给他退回来，投到另外的报社去吧，又怕给人寻疵来唾骂。他失掉了勇气，真的，连看报的勇气都消失了：每天拿起报纸想看国事，他怕搅起心海中的血潮，看看副刊吧，又怕谁来一个长篇大作骂自己，唯一安全的办法只好看广告，但广告上触目的大字，许多都是“实行新生活，请快来买廉价布匹”。回顾自己身上只有一套青哗叽的破西服，虽然是四季合宜，可是做一套新的总不算过分，钱呢？连上月份的房租，也还是揩油付的，“噜苏人”的面孔，是多么难看啊！

今早他从仆役的手中接过报后，劈头又看见“新生活运动与揩油”的广告，由揩油又使他想到了房租，因为“噜苏人”的面孔，是常常震慑他的心灵的。他抬起头，圆睁着眼睛向屋子周围打量过一下，问：

“房子几时满？”

“昨天。……真的，我忘了，昨天房东来讨过一次。”

曼丽一面说，一面走到房外喊仆役叫饭去。

说到房租，画家也加入了：他们说到春季的衣服，说到包饭作的饭金，说到自己的收入，沉默了，室内只有曼丽囊囊的皮鞋声，像耗子啃着木器似的。

“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中航空头奖。”

画家带着侥幸的笑。诗人点头表示同意。然而日期尚远呀！逼近的房租，是不能拿一条奖券作抵的。商量的结果，还是邀画家上××报馆去索稿费，因为这篇稿子是画家介绍的。

午饭后，他和画家向着目的地进发，但曼丽却嚷着一个人在家里寂寞。

下了车又拐了一个弯，到了车水马龙的南京路。诗人下意识地呆了一下。那是一所香烟缭绕的古庙前。他拉着正在耸着两肩向前进的画家走到庙中的测字摊前。

测字摊上坐着一个道貌岸然的老先生，他的智慧之眼光直向诗人扫来，爽直的诗人就伸手拿了两个纸筒。这到把画家弄得莫名其妙，在他的深识中往日的诗人，固然消极，但在回国的那时时，他是多么相信他生命力的充实和强大！

画家和诗人，本是国外的同学。他们第一次接谈，是在东京的一个电车站上，因为同是等着电车乘向C大学上课去，所以无形中便攀谈起来。

这是一个将近暮春的上午，虽然岛国的热流有海洋气调和着亢进，然而在嚣闹的街市中，在簇拥的车厢里，人们头额上，已开始冒出细小的汗珠儿。在电车的一只角落里他俩谈到住址和所学的系别，直到转上学校里的电车，才各自走向自己的课堂去。

他俩同是住在赤坂冰川町，因为住址相近，所以就成了唯一打破寂寞的至友。画家是好动的，总是他访诗人的次数多，他那种罗曼蒂克的神态，使你看不出他对于画派已奉侍了后期印象主义。诗人呢，恰和画家相反，他有点孤僻，除和画家往来外，整日是埋头沉吟堆在案头的那些诗集：但丁的《神曲》，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，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波特莱尔的《恶之花》，以及湖畔诗人的作品，都凌乱地抛在案头，在这些诗中，最使他迷恋的是波特莱尔的《恶之花》，因此，他对于诗的定义也是“诗在诗的自身之外，毫无目的，也不能有目的。除出为着作诗的快乐而作的诗之外，决计不是真诗。”他也常常写作，但当友朋来时，甚至连他认为唯一契好的画家来访时，他总是忸怩地把它秘藏起来。但友朋们在这时已公认他是诗人了，虽然没有诗作发表；而他也无论在绚烂的樱花荫下，或是在幽凉的海水浴场，人们都浸在赏玩的狂热里，而他呢，却捧着书本在独个儿咏吟。

那是一个夏天，画家邀他和另外几位朋友上镰仓去避暑，几天来他们跑遍了长谷，八幡宫，长者崎头，叶山，逗子西海岸，江之岛，稚儿渊，鱼板岩等这些名胜，在那大佛，老柳，灵鸽，绝壁，长松，流泉，飞沫之下，诗人在捉摸他的灵感，在嗅着自然的芬香，一会儿又从他怀中掏出诗本吟咏起来，直到画家喊他时，他才如梦初醒地跟着他们又走上别的地方去。

他们在镰仓住下半月了。每天下午，总要到井滨头洗一回海水澡，浴后他们和着浴衣躺在万顷金沙之上，让轻俏的海风把他们的歌声吹到翻弄银花的海波之上，又从海波之上荡漾到饭岛崎那一边去。蓦地，我们的诗人想到这儿是古战场了，他大唱其“折戟沉沙铁未消，自将磨洗认前朝”的中国古诗来，刚唱了两句，就给画家喝住了：